

新大运河散文

# 运河涛声

张国中



张国中, 南皮人, 中国林业生态作家协会会员, 在《中华文学》等国内外200余家报刊发表散文近千篇, 出版散文集《永远的向日葵》等。

去年夏天, 我从吴桥安陵出发, 沿大运河一路北上, 行至青县九宣闸。一路上, 近距离感受到了大运河沧州段的文化血脉。时而伫立大运河畔, 时而静观运河绿水潺潺, 时而聆听波涛拍岸。时间久了, 我居然聆听到历史的涛声, 它们是时间的低语, 抑或岁月的歌唱。

大运河穿越古今, 将我与遥远的时代紧密相连。闭上眼, 心灵沉浸于这涛声之中, 仿佛感觉到古老船只在河面穿行的景象、商贾忙碌的身影, 以及沿岸百姓的烟火气息。大运河的涛声, 就像一部“录音机”, 在荡漾的涟漪里, 录制下南运河一段段或美好、或壮烈的传说故事。

大运河的涛声, 是一首历史的赞歌。它见证了无数个朝代的兴衰更替, 记录了无数英雄豪杰的悲欢离合。在这条河流的涛声中, 我似乎听到了那些弹筋鼓琴的乐声袅袅, 感受到了那些文人墨客吟诗诵文的万般豪情。它是历史的见证

者, 也是文化的传承者, 用它那哗哗作响的波涛声, 向人们诉说着过往的辉煌与沧桑。

大运河涛声, 不时演绎出一台台含有沧州元素的历史活剧。且不说大运河上, 鏖不喊沧美名天下传; 也不说大运河上, 武林好汉手持飞天鸳鸯剑大战劫匪。这些故事, 耳熟能详, 人人差不多都能说出一两段。这些运河故事, 随着运河涛声传之久远。大运河在沧州蜿蜒216公里, 无论运河之上, 还是运河两岸, 有无数革命先驱, 他们用智慧、用鲜血、用生命, 谱写了一曲曲大运河壮歌。

1925年12月, 天寒地冻, 大运河结了一层厚厚的冰。两岸的树木与枯草在沉睡, 可两岸的人是醒着的。在沧州开展革命活动的第一位共产党员、南皮人张隐韬, 1924年3月, 入黄埔军校学习, 为第一期学员。毕业后, 受党组织派遣到河南国民二军做兵运工作, 他借国民党进攻天津奉军李景林部之机, 带出三十四人向家乡进发, 到运河畔的泊镇时, 发展到五六百人。他宣布成立“津南农民自卫军”, 并任司令, 吹响了向反动官僚和军阀进攻的战斗号角。“津南农民自卫军”的成立, 让敌人大惊失色, 不惜调集重兵对其进行剿杀。

早春二月, 寒风料峭, 平静的薄冰下, 暗流涌动。张隐韬在一次与敌人的战斗中, 寡不敌众被俘。他大义凛然, 激情演说革命道理, 最后高呼着: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 “中国共产党万岁!” 英勇就义。此时, 是1926年2月5日, 张隐韬年仅24岁。烈士的鲜血, 浇开了春天的花朵。听那大运河涛声, 哗哗、哗哗, 好似运河两

岸千万觉醒的民众振臂呼出的最强音。

我曾走进泊头河西岸的华北局城工部旧址。这座凹字形的青砖小院, 虽已经过近百年的风吹雨打, 可依然坚固。在这个貌不惊人、不起眼的小院里, 我党曾开展工作, 推动平津解放, 也推动了傅作义的起义。王任重、吴晗、蓝天野等老一辈革命者, 在这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这座建筑, 无疑是对那段历史的最好见证。

2004年, 我被邀请参加泊头清真寺建寺600周年纪念活动, 深入了解了这座独特的古建筑群, 不仅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还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还曾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还是回民支队司令马本斋进行秘密革命活动的地方。这些红色记忆令我肃然起敬。我想, 无论是张隐韬, 还是华北局城工部乃至马本斋, 都与大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运河, 也因为他们, 成为一条承载着中华民族希望与梦想的河流。

千百年来, 大运河既有温柔美丽的一面, 也有它自带的狂野不羁。这恰恰是大运河的生机与活力。大运河, 是我身边的河流, 以它为中心, 联系着清凉江、老盐河、海河等河流。它们都是流淌在这块土地上的毛细血管。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这条河流都将永远奔流, 一如这块土地上的人民, 生生不息, 血脉相传。

如今的大运河, 虽已不再是航运要道, 但它的涛声依然回荡在我的耳畔。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象征、一种精神寄托。每当我听到那熟悉的涛声, 都能感受到一种亲切感和归属感。那是我对大运河的热爱与敬仰, 也是我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自豪与骄傲。

大运河的涛声, 是自然的旋律, 也是人文的诗篇。它不仅是一种声音, 更是一种蕴含的情感、一种文化的传承。在这条河流的滋养下, 沿岸的城市与乡村得以繁荣发

展, 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无论是扬州瘦西湖, 还是杭州西湖、山东台儿庄古城、南皮姜太公钓鱼台、古皮城遗址、南川楼、朗吟楼、清风楼等, 都因大运河的涛声而变得妩媚动人。

每当夜幕降临, 大运河的涛声似乎变得更加悠扬。在沧州, 乘画舫游运河, 别有一番趣味与惊喜。两岸高楼华灯初放, 灯光在天上, 星月在水上。灯光、月光洒在河面上, 波光粼粼, 犹如天上人间。此刻的大运河, 仿佛一位慈祥的母亲, 用她那一圈圈的涟漪和温柔的涛声, 抚慰着每一个疲惫的心灵。

然而, 大运河的涛声并非总是如此宁静。勤劳勇敢的沧州人, 怎能忘记解放沧州的情景? 战役打响, 解放军在冲锋的雄壮军号声里, 历尽艰险攻下沧州城, 跨过简陋的运河桥, 追击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守军, 彻底解放了千年古城沧州。如今这条横跨运河两岸现代化的桥梁以解放桥的名字, 向这段历史致敬。

我尊敬的大诗人贺敬之先生, 曾经参加过解放沧州战役。而与我有过一面之缘的著名作家孟伟哉先生也曾是这场战役中的一员。30多年前, 孟老曾与我聊起过当年的沧州和大运河, 并饶有兴趣地谈起沧州的近况。我向他作了简要汇报。可惜, 身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的孟老已经去世, 不然, 请他来看看如今的大运河, 他一定会有一种惊艳的感觉吧!

大运河的涛声之美, 不仅仅在于它的音韵与节奏, 更在于它所蕴含的历史与艺术。它用哗哗的涛声当作自己独特的语言, 诉说着中华血脉的过去与现在。我愿用心去感受这涛声之美, 去聆听历史的回响, 去传承大运河文化的精髓。夜里, 我愿枕着运河涛声入睡, 让它萦绕在我的梦里, 回响在我的心中。

非虚构

# 种在路上的梦

——“沧州好人·文明市民”温华增的故事

史丽娜

一车, 一人, 一条通向远方的路, 温华增出发了。

2006年, 温华增结束了4年跑大车的生活, 成为献县天骄公交出租有限公司第一批出租车司机。此后18年, 他载着一批又一批乘客, 奔走在献县的商场、机关、街巷、村镇。都说行行出状元, 温华增这个出租车行业的状元, 不是因为他跑了多远的路, 拉过多少乘客而被大家知晓, 而是因为他多年拾金不昧、诚信待人感动了一座城。

2024年1月25日, 温华增以18年拾金不昧70多次的事迹, 登上平评“沧州好人·文明市民”榜单。消息传来, 朋友、同事、乘客纷纷向他祝贺, 一家人更是为他高兴。女儿自豪地对妈妈说: “我爸虽然只是个开出租车的小人物, 但他开得很优秀!”

自温华增进入“天骄”公司那天起, 就给自己立下了规矩: 不贪、不怨、不气、不恼。不是自己的东西, 不管多值钱, 绝不能据为己有, 一定要让“天骄”以他为傲。这句话, 温华增说了18年, 也做了18年。

问起那些拾金不昧的故事, 一米八高的温华增只是爽朗地笑笑: “咱开的是诚信车, 干的是诚信事, 做的是诚信人, 没想过回报, 只求问心无愧。”皱纹在他眼角形成一条条记忆的河, 那是“问心无愧”最好的见证。

一

温华增的梦种在路上, 乘客以各种身份客串到他的梦里, 对他进行“考验”, 他喜欢这种“考验”。第一次“考验”是刚开出租车的那年冬季的一天, 西北风在小县城几条不宽的街道上, 撒着欢儿地横冲直撞, 搞得大街小巷异常冷清。转了两条街, 温华增才拉上一个小伙子。小伙子坐在副驾驶, 很绅士, 一路上两人聊得很投缘。闲聊中, 温华增得知小伙子刚从国外回来, 打车去看望朋友。

温华增有个习惯, 送走一波乘客就环顾一下车内。一是看看座位是不是平展、干净, 以便下一位乘客上车后, 有一个好心情; 其次怕乘客落下东西。呀, 副驾驶上还真落下一个鼓鼓囊囊的钱包。温华增心里一紧, 赶紧停下车。一早晨, 只拉了这么一位乘客, 一定是小伙子的钱包。他立刻调转车头, 回到小伙子下车的单位门口, 向门卫说明情况, 并在门卫的见证下与小伙子核对了钱包里的东西。

小伙子搓着手连声道谢, 说钱包里除了钱, 最重要的是证件, 证件丢失, 补办不只手续繁琐, 还要等待很长时间, 他的行程就会被全部打乱。说着, 小伙子拿出一沓钱就往温华增手里塞, 温华增笑着推了回去: “钱包本来是你的, 物归原主才正常。”

小伙子被温华增的真诚打动, 恭恭敬敬要了一张温华增的名片装进钱包。后来, 只要他回国用车就给温华增打电话, 两人不仅成了朋友, 他还把温华增推荐给了家人和朋友。像这样的乘客, 温华增随口就能说出一大串。

那年春节刚过, 节庆氛围仍弥漫在小县城里, 走亲戚的、逛商场的, 好不热闹。温华增的车出了点小故障, 走到献县实验小学附近, 顺路拉了一对带孩子的老夫妻。他清楚地记得, 车在维修时, 跟同行们边闲聊边清理车厢, 清理到后座的脚垫时, 发现后座上有个精致的黑皮包。他第一反应是: 乘客丢东西了。温华增回忆了一下, 应该是刚才那两位老人落下的, 他对老太太印象深刻, 老太太说话利落得体, 有一种六七十岁老人少有的干练劲儿。

车在维修, 自己又离不开, 失主一定急坏了, 怎么办? 温华增马上拨通了公司的电话, 汇报了捡到的物品和失主的大概情况, 并告知, 如有失主给公司打电话, 可到修理厂找他。果然, 没过多久, 有几个人开车来到修理厂, 温华增一眼就认出了那位老太太。经核实, 黑皮包就是他们丢失的。抱着失而复得的皮包, 老太太流下了感动的眼泪。家人说, 皮包里有贵重物品, 发现皮包不见了, 急得老人差点犯了心脏病。

二

很多人认为温华增竖起大拇指, 但温华增却认为自己干的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他只做了一个普通人该做的普通事。这些事, 都是父母从小就叮嘱让他做的。

1966年, 温华增出生在泊头市营子镇前军屯, 这是一个红色村庄。1945年, 震惊全国的“军屯惨案”就发生在这里。日军因一名士兵失踪, 残忍地杀害了军屯村143名村民。村民面对敌人的刺刀誓死不屈的故事, 温华增从小经常听父母讲起。吾辈当自强, 也是父母的教诲。

因为孩子多, 温华增一家的日子过得艰难。但父母告诫他, 再穷也不能砸别人家的一个玉米。初中一毕业, 温华增就到处打工赚钱。泊头是著名的“铸造之乡”, 有1400多年的铸造史。温华增做翻砂工, 喜欢看铁水变魔术般变成轮廓清晰、质感有型的模具, 像极了一个人的蜕变过程。模子成型了, 就有了独特属性, 希望就种在了模子里。温华增做过车工、卖过粮食、开过小工

厂, 19岁时, 还在当地人承包的北京第二铸锅厂当过车间主任。温华增像一个被生活锻造的模子, 越来越有型。跑大车的4年里, 他跑遍了河北及山东全境。用温华增的话说: 什么正事儿也干过。外面的世界教会了他“择高处立, 就平处坐, 向宽处行”的道理。

温华增从小就喜欢车, 什么车都喜欢。十多岁还没车高时, 一有时间他就凑到有拖拉机、三马车的人家, 看人家怎么修车、怎么开车。看着看着, 各种车就能被他轻而易举地开走了。

2006年, 温华增听说献县要成立出租车公司, 坐不住了, 立刻来到家住献县的姥姥家, 动用了献县所有的亲戚, 又争取到家人的支持, 如愿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

从泊头市到献县, 用北斗导航计算, 最近路程55公里, 最快需要1小时13分钟, 每天来回两趟。这条从家到单位的路, 温华增每年要走39600公里, 18年, 712800公里。还有这些年接送乘客的路程, 有几百万公里? 温华增不记得了。但他用一辆出租车, 把这片土地上的路丈量了18年。18年的感情, 是对这片土地的, 更是对每一位乘客的。

三

因为喜欢, 所以热爱; 因为喜欢, 所以坚持。温华增开车, 凭的是热忱, 付出的是感情。他讲诚信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而是付诸每一件小事上。

在起步价每公里两元的年代, 有一次, 温华增拉了4名乘客, 到站后, 乘客按人头给了他8元钱, 他摆摆手, 只留下两元。好多同事都说他傻, 到手的钱都不会赚, 他却说欺瞒乘客他做不到。表面看似是少赚了6元钱, 但因为他的真诚, 又收获了一批老乘客。客人下了车, 临走要走他的名片, 一传俩, 俩传仨, 那些流动乘客就慢慢变成了温华增的固定客源。

为了方便乘客, 温华增在车里准备了多个充电头。就是这几个方便的充电头, 经常让他多跑好些路。今年3月, 他一天捡到两部手机。第二波乘客下车后, 温华增准备收车回家, 一回头却发现车后座上有一部手机还在充电。他迅速开车追上失主。回家的路快走到一半时, 车内又响起电话铃声, 温华增这才发现后座下的充电头上还有一部手机。乘客问他在哪就去哪找他, 温华增却想, 是自己没做好提醒工作, 马上掉转头, 告诉乘客在原地等他。

也有很多人对温华增的行为不理解。有些东西, 没人知道, 按自己的心意处理就好了, 干嘛那么较真?! 但对温华增来说, 无论是金银首饰, 还是衣物用品, 从没有想过据为己有, 找不到失主的, 就原样交到公司。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即便拿了, 心里也会不踏实, 那样的生活不是他想要的, 他喜欢坦坦荡荡的生活。并且物归原主的过程, 对温华增来说也是一个收获的过程, 收获了信任也收获了乘客。

四

与温华增有联系的乘客有600多人。他的早晨, 几乎都是被乘客用车的电话铃声叫醒的。他把老乘客送到目的地, 都会免去零头或少收一些钱。他说: “满大街都是车, 为什么只给我打电话? 乘客付钱坐车, 有什么理由不对他们好点? 上车聊聊天、聊聊天, 活跃一下气氛, 既开心又赚钱, 这叫双赢。”

很多人羡慕温华增, 他凭什么总有乘客拉? 那些喝醉酒拽着车门不上车也不下车的、喝多了连自己家门都找不到的, 谁愿意拉? 温华增愿意。那些讨价还价或不想给钱的人, 谁愿意拉? 温华增愿意。不就是白跑一趟吗? 下次遇见, 温华增还会拉他。

这样的事温华增每年都会遇上几次。有一次, 一个手舞足蹈的中年人终于在车开出一段时间后安静下来。目的地到了, 他也睡着了, 怎么也喊不醒。温华增听他呼噜打得震天响, 知道没有危险, 就在路边坐下来, 让乘客在车里睡了一个多小时。后来, 同事们跟他开玩笑: 十几分钟的路程, 车费10元, 醒酒用了30元的, 还是赠送的。

滴水汇聚江河, 伟大出自平凡。温华增用平凡的18年汇聚了自己人脉江河。他走到哪儿, 都能找到因坐车而结缘的朋友。

五

18年, 温华增透过车窗看世界, 那是一辆与众不同的阅历之车。外面是一掠而过的风景, 车内是交流共鸣的认知。这种认知从他的体验中剥离出来, 形成他接纳生活、融入生活的独特方式。

再过两年温华增就要退休了。每想到能有大把的时间尽享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 他就有些激动。这些年他一直在路上, 每个放假团圆的日子, 家人很难见到他的身影。有一个团圆的假期, 是家人多年的奢望。对于这个家, 他亏欠太多了。等退了休, 他一定要弥补这个遗憾。带上家人, 去看看出租车以外的风景。



秋水依依 (工笔画)

张立强 作

温故

# 肃宁大鼓

王庆献

如果说, 敲打了千百年的肃宁大鼓在以前还是平平常常、没什么知名度的话, 那么, 自从经历了我军攻克肃宁城的壮举、助战之后, 它就开始威名远扬了。

1944年9月29日, 农历八月十三。是夜, 几近圆满的月亮在肃宁城上空的云翳中游走隐现。22时整, 随着攻城的信号弹划破夜幕, 城下枪炮齐发, 杀声震天。与此同时, 城四周百余面大鼓骤然敲响。一时间, 若天雷轰鸣, 似金瓶迸裂, 震撼大地, 响彻九霄。攻城战持续了十几个小时, 百余面大鼓也响了十几个小时。敲鼓是个力气活儿, 一拨人敲累了, 随即另一拨替换上来, 人歇鼓不停, 高亢激越的鼓声连绵不断, 越敲越响。百余面大鼓敲出的声调叠加错杂, 但人们依然能辨出鼓调是《震天雷》《刀枪阵》《翻堂鼓》《斗蛟龙》《得胜令》, 还有《火烧连营》《张飞闹帐》《威风雷鼓》等。城上的日伪军被鼓声震扰得心惊胆战、斗志丧竭, 而攻城将士听鼓声犹闻号角, 愈战愈勇、势不可挡。战至30日13时许, 肃宁城被我军攻克, 继而乘势又拿下域内仅存的两个敌伪岗

楼, 此时, 已是1944年10月1日拂晓, 至此, 肃宁县全境解放, 肃宁回到了人民手中。

历史有诸多巧合, 当年, 人们不知道, 5年后的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新中国屹立在世界东方。这一天, 似乎早已注定要成为改写历史、影响历史走向的日子, 成为载入国史和肃宁县史的不平凡的日子。

肃宁全境解放的这一天, 恰逢我国传统节日——中秋节。结束了在日寇铁蹄下被奴役、被杀戮的悲惨屈辱生活的肃宁人民喜气洋洋、奔走相告, 把刚刚还在城下助战的大鼓又架起来、敲起来, 《乐翻天》《喜洋洋》《秧歌点》《闹花灯》《滚绣球》响彻肃宁天空。这是喜庆的鼓声, 这是胜利的鼓声。

应该说, 放在中国人民8年乃至14年抗战的大背景下, 一个县城的得失是很平常的事。但是, 肃宁全境解放后的第10天, 延安的《解放日报》和《晋察冀日报》同时以《冀中又奏大捷 肃宁县全境解放》为题报道这一胜利消息, 《晋察冀日报》为此配发了《庆祝冀中大捷》的评论。不仅如此, 解放肃宁一役还分别被载入军史和《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大事记》。

肃宁解放之所以产生如此重大影响, 是因为其本身具有的典型意义。在冀中40多个县中, 肃宁是最后一个沦陷且又第一个解放的。肃宁的光复, 比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几乎早了一年。由此, 肃宁从“沦陷区”提前步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建设的序列。肃宁的解放极具示范和引领作用, 这一胜利极大地提振了冀中、晋察冀以及更大范围广大军民的抗战斗志和信心, 也由此拉开了冀中抗战的反攻序幕。

很多参加过解放肃宁的战士, 一生戎马征战, 在经历过的大小小无数战斗中, 之所以他们大多都记住了解放肃宁一战, 则是缘于对百余面大鼓助威助战的壮观场景铭刻难忘、记忆犹新。时任解放肃宁指挥、冀中军区9分区参谋长李健在回忆解放肃宁的文章中, 赞大鼓“声震大地, 远闻十里以外”。当年参加过解放肃宁战斗的著名军旅作家魏巍, 在其《火凤凰》一书中, 对当晚的鼓声予以大段而激情的描写: “随着枪炮声, 那一面面战鼓, 那无数的铜锣大钹, 那洋油桶里的鞭炮, 一齐卷起了惊天撼地的狂涛, 像风暴, 像海浪, 像怒雷一般地向小小的肃宁城猛卷过去。”肃宁县老画家裴振江同样以《擂鼓克肃宁》作题目, 抱病创作了大幅油画, 用他那饱蘸深

情的画笔和生命的最后能量, 艺术地再现了当年攻克肃宁城壮烈而震撼的场面。

肃宁自古有做大鼓、敲大鼓的习俗和传统。有4人敲、6人敲, 还有8人敲、10人敲, 最大的牛皮蒙出的鼓能摆得开12人敲。现在, 肃宁几乎每村都有大鼓。凡逢大事小情, 不管红事白事, 甚至闲来无事, 都会把鼓敲起来。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 肃宁就整理选编了有代表性的108套鼓谱并结集成书。我曾拿着鼓谱问一位当年参加过擂鼓攻城的老鼓手, 哪一套鼓谱他最喜欢、敲打得最得意, 他稍作思考说: “攻城时敲的那套。”

肃宁大鼓还有一次精彩呈现。1990年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举办。圣火传递到天安门广场, 欢迎的鼓声从鼓阵中隆隆响起。有北京的朋友问我听着这鼓调是不是耳熟, 朋友解释说, 大鼓队的组织者就是肃宁人, 他采用的是老家的鼓谱。

鼓声隆隆励后人。肃宁解放80年来, 在无数先烈热血浇灌的这块土地上, 如今的肃宁已拥有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国家园林县城、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县、全国绿化模范县、中国裘皮之都、中国北方乐器之都、中国纺织服装名城等14项“国”字头殊荣。只有把肃宁建设得更富更美, 才是对无数为肃宁解放献出宝贵生命的先烈们的最好告慰。